

小說与人民

福克斯著

何家槐譯

作家出版社

小 說 与 人 民

〔英国〕 福克斯著

何家槐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Ralph Fox

THE NOVEL AND THE PEOPLE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 1937.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792 字数102,000 成本787元 092号1.32 印张5 $\frac{13}{16}$ 插页2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700 册

定价(7) 0.65元

統一書號: 10020·782

定 价: 0.55 元

目 次

第一章	引論	1
第二章	馬克思主义和文学	12
第三章	眞实和现实	22
第四章	小說和现实	31
第五章	作为史詩的小說	45
第六章	維多利亞时代的退步	59
第七章	普罗密修斯們	73
第八章	英雄的死亡	91
第九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08
第十章	生气勃勃的人們	119
第十一章	丧失了散文艺术	139
第十二章	文化遺產	151
附录	文学和政治	169
后記		179

第一章 引 論

我這部論文，並不企圖對藝術和生活的關係作全面的考察。它有一個較小的目的——只想考察一下英國小說的現狀，以求理解那已破壞了小說的巩固基礎的思想危機，並且看一看小說的前途是怎樣的。

在這一點上，我也許可以說，我確信小說是有前途的，雖則它在目前還是處在很不穩定的狀態。它是我們文化中的偉大民間藝術，是史詩和我們祖先的“紀功歌”^①的繼承者，它還將一直存在下去。無論如何，生活就是變化，至少對藝術可以這樣說，雖則並不一定變好，但總是在變化。要使小說重新獲得力量，那就應該使它起變化；而這就是本書的主題。

新的藝術都是在人類歷史過程中產生的，例如電影，但直到今天還沒有一種藝術已經完全消滅。人們對於任何意識領域的擴大，對於任何能夠提高他們對於現

① “紀功歌”(Chanson de Geste)，古代法蘭西的史詩。

实世界的感受能力的事物，都是决不放松的。小說也是一种新的艺术。是的，它的根源是很久远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屈利馬尔乔^①的宴会，追溯到达芬妮和克洛伊^②，也許还可以追溯得更远，追溯到希罗多德^③。可是，把小說当作一种有它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法則、被人普遍地接受和欣賞的艺术來說，它却是我們自己的文化的产物，主要是印刷机的产物。

它只是文学的一部分，这是真的，可是，在某种意义上說，戏剧也是如此，並沒有人会否認戏剧本身确是一种艺术。小說不止是虛構的散文，又是人类生活的散文，是首先企圖理解整个人和表現人的艺术。福斯特^④已經指出了区别小說和其他艺术的重大特征，是它具有揭露秘密生活的力量。因此它是从那个和詩歌，或者戏剧、电影、繪画、音乐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现实生活的。

所有这些，都能够表現小說範圍以外的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可是在它們之中，任何一种也不能像小說这样圓滿地表現个别男女或小孩子的全面生活。關於这个問題，我要在这部論文中其他地方加以說明；現在我却只能以敘述一下事实而且要求讀者暂时能够接受为滿足了。

① 屈利馬尔乔 (Trimalchio)，羅馬暴君尼祿王的名廚師。

② 达芬妮 (Daphnis) 和克洛伊 (Chloe)，希臘神話中的一对情人。

③ 希罗多德 (Herodotus，公元前 484?—425?)，希臘历史家。

④ 福斯特 (E. M. Forster，1879—)，英国小說家。

难道真的有这么一种小說艺术中的危机，使人們不得不写一些書来大声疾呼，引人注意，像你看到有人确是走向危險的时候那样嗎？是的，大部分与这有关的人現在都已同意英国小說的現狀确是可悲，实际上它已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小說最主要的是广泛地被人閱讀，但現在却很快地要变成不值一讀的东西了。

自然，这並不是說通俗圖書館的書沒有人借閱了。現在被人閱讀的小說比从前还多，但那些东西却是不值一讀的。因为似是而非的东西，對於一个飢餓的人來說，並不是食物。我想就我所見到的情形加以說明。

第一，現在存在着一个質量上的危机。不錯，从来沒有像現在这么多的作家产生了出色的通俗小說；这些小說能使我們馬上發笑，当無線电收音机关掉、甚至还在繼續开着的时候，或者當我們正在火車上和海濱的时候，我們會很有興趣地閱讀它們；但是，也只有由於我們根本忘記了已經讀过，或者一直讀到一半我們才記得起来的时候，我們才会再去閱讀它們。除了極少的例外，这些小說在这里和我們並沒有什么关系，因為它們不是表現现实生活的。

自然，它們的作者都想描繪一个现实的世界，可是它們所达到的现实程度，除了某种与作者無關的个别情况（这种情况是屬於讀者的，而不是屬於書本的）以外，却不可能产生那种使我們情緒緊張，心情活潑，把我們引导入

那个某些人們亲眼观察过的、通过他們的眼睛我們永远忘不了这种經驗的境地里去的巨大激情。

目前的小說批評家，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在印刷頁的陰暗土壤上疲劳地耕作着，結果却只是使他厭惡地从那低劣的情緒和幼稚的敘述中退縮回来。西利尔·康諾萊先生比大多数的批評家都要坦白一些，他告訴我們他常常發現他要評論的著作往往無法卒讀。他那些有趣的論文——這對於我們是个幸运，一般地都是關於康諾萊自己的文章，而關於那些供給他以不充分的每天食糧的可憐的原始材料，却反而很少涉及。

奇怪得很，坏書的泛濫並不是由於讀者的增加。这种情形之所以可能，是由於讀者不断增加的趣味，是由出版家來決定的。讀者不可能再得到他所喜爱的东西，而必須喜欢他从出版巨人那里得到的东西。

这些巨大的、高度合理化的商行，經常有他們自己的印刷工厂和裝釘工厂，也經常具备現代商業的主要条件——銀行里的大量透支，不得不靠書籍來維持營業。他們必須出版更多的書籍，特別是小說，因为付給小說作者的報酬不必像付給非小說作者的那么多，他的書可以比較便宜地生产，而且在圖書館方面的銷路是現成的，只要保證它沒有一點創造性。

出版家們必須有更多的書目，以便互相競爭。他們必須有更多的書籍來維持印刷厂，如果他們沒有自己的

印刷厂，那就要来满足那些替他们出版书籍的印刷商。他们印刷些什么，是无关重要的。什么书都用同样的样式，用同样的纸张印刷，用同样的布料装订，用同样糟糕的包书纸包紮起来，卖给同样的图书馆，不管是无聊的作品或是一部未被发现的杰作。不论是杰作或是无聊的作品，出版家在他的“广告”中都会称它为杰作，大部分的评论家呢，则很早就已放弃了鉴别作品的绝望的任务，会或多或少地无可奈何地接受出版家的评价，依照当时的心情或者他们个人和有关出版家的关系。

作者自己在这出版交易的巨大竞赛中，则不过是一个徒有空名的人物。当他的书卖出以后，他成为重要的人物，这使他得到一些独立性，但他依然是这竞赛中的一部分，不过是转移到买卖的公开方面去了。这时商人方面会对待他稍许不同一点，但这种不同的待遇，适当地操纵起来，也是可能变成买卖的。

关于宣传方面，关于月会的各种书籍，关于粗制滥造，关于印刷的艺术，关于对文学的广播“服务”，都有很多的话可说，但就这部论文所论述的对象而言，这些都没有多加说明的必要。

我们——作为作者和读者来说——所感到兴趣的，是这件事情，即出版业现在是大商业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责备出版商是愚蠢的，因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为我们父辈一般叫做“生活现实”的东西所逼迫。只是我们应该注

意这种情况对于文学,特别是对于小说的影响是很严重的。在经营书业的目标中,已经消失了质量,数量已经代替了质量。

可是,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危机,一个存在于小说家本身的世界观的危机。虽则有这么多的坏小说和拙劣的著作,但现在也有一些优秀的小说家,诚实的劳动者在写作着。劳伦斯^①死了还没有多久,詹姆斯·乔伊斯^②和福斯特都还活着。威斯特^③、赫胥黎^④、和半打左右的其他作家仍然在严肃地和诚恳地写着小说。至于他们的成就如何,那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现在这些严肃的作家所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一个作家比之其他艺术家说来,更能表现他的国家。他的小说被全世界所翻译和阅读。昨天的英国,在国外是以威尔斯^⑤、吉卜林^⑥、高尔斯华绥^⑦、和康拉德^⑧来判断的。

① 劳伦斯 (D. H. Lawrence, 1885—1930), 英国小说家。著有“儿子们及恋人”(Sons and Lovers), “虹”(Rainbow) 等小说。

② 詹姆斯·乔伊斯 (J. Joyce, 1882—1941), 爱尔兰小说家。

③ 威斯特 (R. West, 1892—), 英国批评家及小说家。

④ 赫胥黎 (A. Huxley 1894—), 英国小说家。

⑤ 威尔斯 (H. G. Wells, 1866—1946), 英国小说家及历史家。

⑥ 吉卜林 (P. Kipling, 1865—1936), 英国小说家。

⑦ 高尔斯华绥 (J. Galsworthy, 1867—1933), 英国小说家及戏剧家。

⑧ 康拉德 (J. Conrad, 1857—1924), 原籍波兰, 加入英国国籍, 成为英国著名小说家。

今天的英国，主要是以赫胥黎来评价；在他以后，却以几个刚刚通过翻译被人认识的青年作家来作鉴定。

因此，一个小说家对于他的祖国的过去和现在，负有特殊的责任。他从过去继承下来了一些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表示在他祖国的文化遗产中哪些部分对于今天是有意义的。他对于今天说些什么也是重要的，因为他被看成是在表现着当时精神生活中最富有生命的东西。如果小说家对于旁人对他作品的态度漠不关心，那是应该反对的。他继承些什么，他表现些什么，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

虽则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可是，他也不能把他自己和外界对他作品的反应分开。在一个民族主义的疯狂性已经达到最自私和最有害的程度的世界中，一个严肃而重要的作家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现在每一个严肃的英国作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对这个问题他们大都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

一个作家可以为了宗教信仰否认他的国家吗？艾夫林·沃^①先生就是这样做了，但结果却发现这只能使他投入了别国民族主义的怀抱。今天看得很明白，罗马天主教是表示支持法西斯意大利的；而法西斯意大利在德国以后，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最自私、最野蛮的侵略国家。

① 艾夫林·沃 (Evelyn Waugh, 1903—)，英国小说家。

他会接受劳倫斯對於种族和血統的崇拜的邏輯結論嗎？如果这样，那末好像亨利·威廉遜^①一样，他的結果無非是支持納粹文化和它那關於中世紀拷問室的論証以及對於战争“精神”的歌頌罢了。

沃先生曾經替耶穌殉道者爱特蒙·康冰^②写过傳記，获得了“霍桑獎金”；这是一个英国作家所能得到的兩種榮譽之一。可是莎士比亞或者馬洛^③会把康冰看成一个殉道者嗎？也許他們会傾向於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他在英国正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正为創造我国民族文化条件而斗争的时候的一些活动，沒有比莎士比亞所說的話更形容得恰当了：

时代的傻瓜，

他为了罪惡而生，却为了德行而死。

很显然，現在的作家必須明确區別什么是真正民族的东西，什么不过是民族主义的或反民族的东西。过去和現在同样重要。我們必須帶着它一同前进，因此我們應該注意不要讓我們自己負擔过重，我們要有能力从过去选择那些對我們真正有用的东西，拋棄那些目前只能

① 亨利·威廉遜 (Henry Williamson, 1897—)，英国小說家。

② 爱特蒙·康冰 (Edmund Campion, 1540—1581)，英国基督教耶穌会殉道者。

③ 馬洛 (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英国戏剧家和詩人。

妨碍我们的东西。

世界观的危机与哲学有关，因此也与形式有关。从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英国作家的哲学观点都受到了那个最后的欧洲自由派佛洛伊德^①的深刻影响^②。佛洛伊德所发展的精神分析学，是个人的神圣化，是知识混乱的极端化。在最近的二十年間，它对英国小说的影响，显然要比其他思想体系更深刻些。它也已经把英国小说引上了一种知识几乎完全破产的情况之中，虽则有些创造性很高的作品之所以富有力量，主要也要归功于个性的揭露，而这种个性的揭露，是由佛洛伊德式的分析造成的。

今天苦恼着作家们的最后一点，就是我称之为社会问题的东西。难道一个小说家对他生活着的世界中的各种问题能够毫不关心吗？难道他对准备战争的鼓噪能够充耳不闻，对祖国的现状能够熟视无睹吗？难道当他看到他周围的恐怖，看到生活日益被那假借国家名义宣布保证个人贪欲的神圣权利的势力所糟蹋的时候能够默不作声吗？

小说家们日益感觉到眼睛、耳朵、和声音事实上都是感觉的器官，对人类世界的刺激必须有所反应，并不只是

① 佛洛伊德 (S. Freud, 1856—1939)、奥国精神病学家，唯心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

② 这句话是从台·路易斯先生 (Mr. Day Lewis) 那里借来的。
——作者原注。

那个一直以为是屬於“艺术”領域的精神世界的消極的奴隶。他們懂得他們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决定人类命运的时代，對於那种以为人类命运和那些一直以人道主义自豪的人們無关的意見，深深地感到憤怒。

他們注意到了對於文化的前途，有兩個重要的看法。一个看法相信文化能够在私有财产、战争、和以独裁的民族主义国家表现出来的瘋狂的自我主义的基础上繼續發展下去。另一种看法却相信人类正在为着創造以公有财产为基础的一系列新价值而斗争，而这將消灭战争，消灭民族主义，代之而起的，則是在一个世界文化中互相联合起来的健全民族的自由成長。

大多数作家，或多或少地傾向於第二种看法。他們之中某些比較其他作家眼光更远大的人，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新文化，主要是目前工人阶级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結果，感觉到这种新文化的开端已在苏联显示出来。这使得他們对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革命分子和偉大苏維埃共和国的一亿七千万人民的人生观發生了兴趣。

一直就流行着这样的見解：虽然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本身很好，但馬克思主义由於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却是与艺术表現对立的一种哲学。这种看法一般是以这样的形式提出的，即馬克思主义是“用教条把艺术家束縛起来”的。

也許这样的說法不会再像过去一样的充满信心。今

天人民已經更懂得了馬克思主义。但这种看法还是比较普遍的，甚至在那些同情馬克思主义的人們中間，也有很多仍然相信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小說”这样的公式，是不能真正接受的，除非当做政治的口号。

这部論文的目的是在指明英国小說的前途，因而也就是指出那些苦惱着英国小說家的問題的解决，确是要依靠馬克思主义和它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公式——它将团结和复活左翼文学的力量。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和文學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哲學。它相信物質的第一性，相信世界是獨立存在的，並不依存於我們。但是馬克思主義也把所有物質看成變化的、有歷史性的、決不把它看成固定不變的東西。在十七世紀，很少英國作家會反對唯物主義的人生觀，雖則他們的唯物主義觀點和馬克思、恩格斯的並不相同。對於從拉伯雷^①和蒙田^②的思想中攝取哲學見解的莎士比亞來說，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在十八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唯物主義的人生觀是會被許多最偉大的英國作家毫無問題地接受的。

現在卻不然了。差不多已有一個多世紀，情形已經不是這樣。目前一班在報刊上寫稿的文學家們，都斷言唯物主義和想像是不能並存的。他們認為這二者結合的

① 拉伯雷 (F. Rabelais, 1494?—1553), 法國文藝復興時期諷刺作家。

② 蒙田 (Montaigne, 1533—1592), 法國文藝復興後期作家。